



呂氏春秋第十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孟冬紀第十

孟冬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水
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
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墨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噐宏以舛是月也以立冬先立
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
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
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
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
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
城郭戒門閭修棧閉慎關籥固封壘備邊境完

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
厚薄營丘壘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
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噐按度程無或作爲
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
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
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
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
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
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

呂氏春秋卷一
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
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
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
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
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
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

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
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
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
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
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
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
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
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
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

呂氏春秋 卷十
三
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
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
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
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
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
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
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
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息子
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

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
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盪肝以來之野人之無
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
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
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
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盞輦馬衣被戈
劔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
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
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

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
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
載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僕妾以督之珠玉
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
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
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
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
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
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
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
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
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
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
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感世之厚葬也
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

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鬻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

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

故宋未亡而東冢相齊未亡而莊公冢相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

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盖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

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龢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龢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疆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螯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

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
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
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
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
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
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
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
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
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
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
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
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
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况
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
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
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
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捷也

呂氏春秋第十卷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

明新安吳勉學



仲冬紀第十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鐘其數六其味醜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
益壯地始坼鶡鳴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
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餽必潔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

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

呂氏春秋卷十一
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滅竭民多疾癘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

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

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
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
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
齊王疾痛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
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
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
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
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
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
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
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
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
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
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
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
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爲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

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

呂氏春秋卷之五
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
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
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
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
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
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
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
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
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

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
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
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
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
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官人
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
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
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
爲禠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

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
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
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
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
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
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
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

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
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
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
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
禹有淫泆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
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
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頭矣辨若此不
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

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遽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

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
文王曰莫喜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
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
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
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

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
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
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
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耻
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
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
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

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扞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

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季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
北鄉鵲始巢乳雉雊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
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

宏以舛命有司大儼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
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
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
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
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
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
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星廻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
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

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
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
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
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
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士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采罔梱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

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劔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介立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

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噫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嗑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噫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韃也莊躄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遁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

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汗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

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謔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

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庠自高也今周見
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
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其頭
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
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
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
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
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
重先定也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
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
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
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
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

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餓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

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爲念又况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

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
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
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不
得意則不肖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
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
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
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
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
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
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
謂士矣

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
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
頊矣爰有大園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

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莽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有始覽第一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
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
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

澤有九數風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
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
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
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紫微
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
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
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
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

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
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
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
冥阨荆阮方城穀井陘疵處句注居庸何謂九
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
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
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
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凄風西方曰飈風西
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

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爲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

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
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
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
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
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
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

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
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
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
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
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
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
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

呂氏春秋 卷三
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
則薄矣亡者同名則狃矣其智彌狃者其所同
彌狃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
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
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商
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
之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
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
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
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
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
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
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
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
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

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亾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

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

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餓天膺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宥也則必非

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逢蠶門始習於甘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

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

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
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
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
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
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
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
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旣滅而
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
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
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
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
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
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
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
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
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
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
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暍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

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耻臨財物資盡則爲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

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
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
乎其所不制諄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
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
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
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
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
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
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

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論大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
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
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
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
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
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
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

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毋群抵天翟不周
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
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佐萬夫之長可以
生謀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
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
久信也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毋
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
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
將及已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
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
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
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
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
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
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
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
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
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